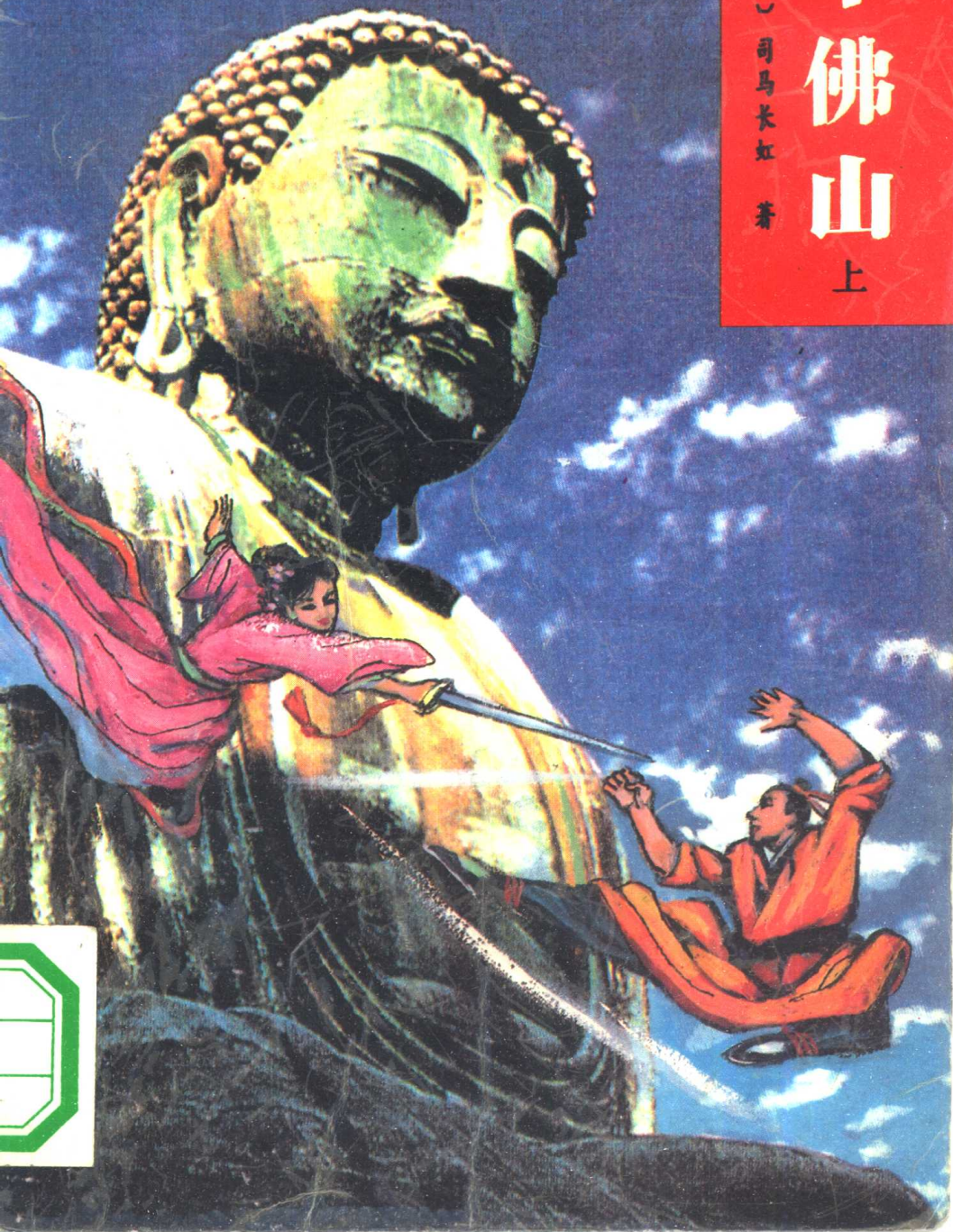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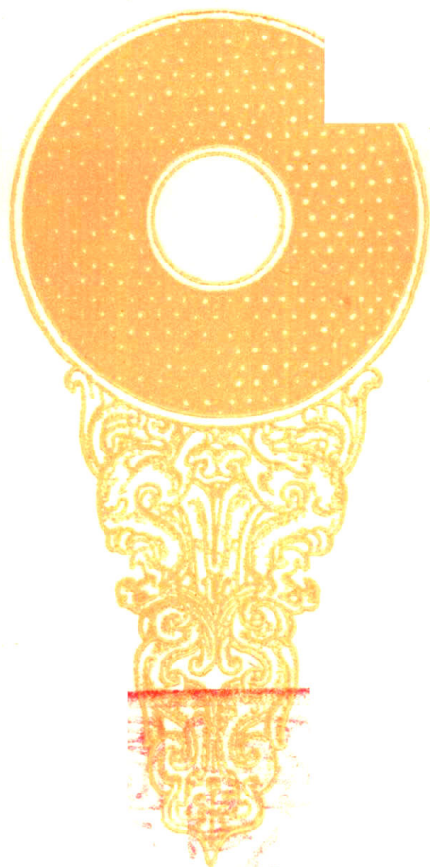


千佛山 上

〔台湾〕司马长虹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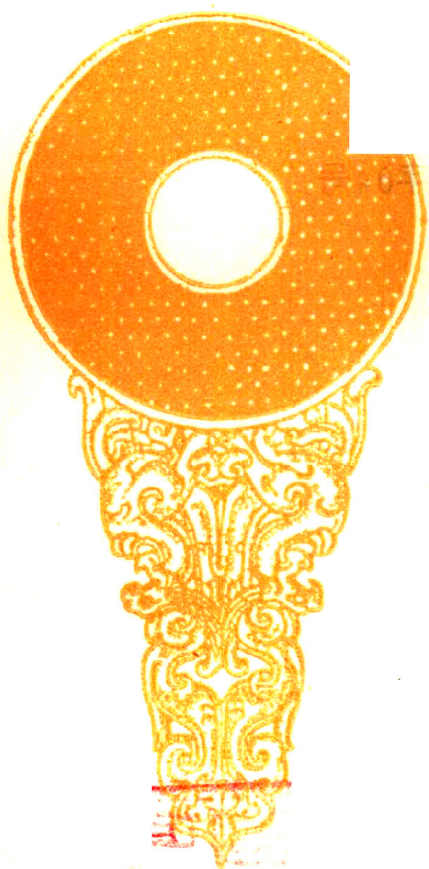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千佛山
上

司马长虹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非
佛
山
下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马长虹 著

(皖)新登字04号

千佛山(全二册)

〔台〕司马长虹 著

责任编辑:王玉佩 装帧设计:刘筱元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 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安徽省歙县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19.25

插页:4

字数:420,000

版次: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0000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0854—4/1·765

定价:11.50元

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一群权势顽童，紧紧围着一英俊少年，齐声辱骂这少年为“野种”。这少年忍辱含愤，冲破围圈，离开抚育他成人的青姨，遁入僻地。这位少年名叫徐小山。他学文习武，欲寻找双亲，铲除恶势。适逢武林败类横行江湖，血劫临迹，百姓遭残。饱尝人间苦辛的徐小山文就武成，涉入江湖，与害群之马展开殊死争斗。高艺抖威，震破群魔之胆；侠肝义肠，温暖百姓之心；绵绵情爱，植根正义伟业；天伦重聚，不忘受苦黎庶。除魔扬道，铸炼一颗赤诚的侠心。全书险情迭起，曲折感人，将阅者带入一个始料不及的奇特境界中。

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图管字
[92]第 166 号文批准

安徽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台湾著名新派
武侠小说家司马长虹的最新力作

《千佛手》(上、中、下)《千佛山》(上、下)
《千佛掌》(上、下)

内容不落俗套 别致新颖

手法独具风格 妙笔传神

结构打破旧框 曲折惊险

武打别开生面 气势恢宏

独享大陆出版权 翻印必究

十

那蒙面女人的一番话，无疑是告诉伊美娜以人命交换“千佛手”；她显然认定“婆罗教”教主伊鲁夫功力超乎于今武林人氏，得“千佛手”乃是必然之事。

伊美娜听罢不胜焦急！她固然不怕死，但她更耽心的乃是一个对时之约，找不到坠儿，则小山的命就难保了。

此时那蒙面女子一路疾驰，有顷到了一山岭，她弹指为音，忽见密林之内走出数名青衣劲装，各携兵刃的少女。众少女执礼甚恭，齐呼迎帮主法驾。

蒙面女子连忙间将伊美娜交予为首一少女，冷冷地道：“小心看守，注意警戒，一待龙头舵主赶回，速报我知！”说罢疾步入松林。

伊美娜心里明白：这被称作帮主的蒙面女子，显然受了“旋矶光牌”爆炸时之伤，到隐秘地自行疗治去了。

她人已受制，只好被众少女连推带拖地到了一处茅椽，她微一打量，敢情茅椽是临时搭凑的，居然零星散布，有七八座之多。

于是她关在其中一茅椽内，门上加锁，门外还站了数名执刀携剑的彪形大汉。

她躺在草榻上；她静了静头脑，她突然产生了个极其微妙

的想法——索性将徐小山的洞穴告诉蒙面女子，然后再说明“千佛手”出土之地也在那洞穴，她们想得宝物，自然可见到小山。

又转念：没有坠儿不行呀？何不将事情干脆抖明，叫她通知爹爹带坠儿回来，然后相机，也许连小山的毒伤也有望救好！

北国儿女的痴情，全然不为自己打算，诚想！即使蒙面女子能相信此事，没有相当的条件绝对的把握，会任由伊美娜来去自如吗？

伊美娜自然想不到这些，于是她扯着嗓门叫道：“呸，本公主有话说！”

外面突然响起声苍老声音，道：“怎么！里面会有个妞儿。

守门的大汉应声道：“老爷子，喝您的酒吧！这是小事，犯不着关心……”

那苍老的声音又道：“小王八羔子敢管我？”

大汉惶恐地道：“那里！那里！小的们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！”

“去你娘的！”跟着“啪”的一响，显然大汉挨了耳光，跟着“卡喳”门被踢开，走出位个子矮、秃顶、娃娃脸的怪老人。

秃顶老人一望伊美娜，问道：“妞儿！怎么还不睡觉？”

伊美娜天真地道：“鬼才想睡觉哩！人家被点了穴道！”

秃顶老人娃娃脸一绷道：“看你可怜兮兮的，哪个王八蛋敢作你？”

伊美娜见他说话摇头幌脑，有着三分怒气，心说：“这人虽有点疯，心肠蛮好的！”

她不胜委曲地道：“老爷子，是那个蒙着脸不敢见人的臭

女人！”

秃顶老人一拍脑门道：“原来是她，那就算了！”

“老爷子认识那臭女人？”

“自然认识了！对！不要再叫她臭女人，因为她已经洗心革面，发誓作好人，不然，十几年前老不死的就给她抹脖子了。”

伊美娜芳心一转暗忖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？”试探地道：“她究竟是谁？”

秃顶老人想了想道：“她有两个名字，过去叫……叫什么城城主，而今为了忏悔过去杀伤太重所以改名为青衣帮帮主了。”

伊美娜也是童心未灭稚气地道：“怪了！青衣帮帮主能算是好名字？能算是痛改前非？”

秃顶老人被问的一楞，嘴巴一咧，笑道：“呵呵！不是你提起，俺倒弄糊涂了，等一下我倒要问问她！”

伊美娜道：“谈了半天，老人家的贵姓大名呢？”

“我？”秃顶老人一指鼻尖道：“忘了！”

伊美娜小嘴一撇，任性地道：“真是愈老愈迷糊！”

秃顶老人眼睛毛一擦，鼓掌笑道：“哈哈！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。”

伊美娜不解地道：“想起什么？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俺过去的名字就叫老迷糊，而今也改了！”

伊美娜大眼睛眨了眨，心说：“此老真叫‘迷糊’，果然名符其实！”

秃顶老人接着道：“呵呵！而今俺叫老聪明了，妞儿！你说俺这名字够不够味道！”

伊美娜想笑，也不好意思笑，只好顺着口气道：“人家一见您就知道你聪明，是以非常佩服老人家……”

老聪明被捧得毛发根发麻，癫头癫脑的道：“没得说！解开穴道再讲！”那瘪嘴一张，吹了口热烘烘的气，伊美娜立感身如电触，一阵抖颤，赫的，穴道自开了。

她怔怔的望着老聪明心说：“这是那一门的功夫？”

“老聪明”陡然想起一事道：“对了！俺先猜一猜看，妞儿八成还未吃午饭？”

伊美娜心里笑道：“被擒之人，那里等候饭吃，这还用得着猜吗？”故意的秀唇一抿，娇脸一扬奉承地道：“老爷子！果然聪明到家，一猜就猜着了！”

老“聪明”高兴万分，提高嗓门道：“来个人，叫小子们将酒菜端到这儿吃！”

门外走进位脸肿了一半的大汉，道：“老爷子！您老不能跟犯人在一起吃呀！”

“混帐！”老“聪明”道：“谁是犯人？俺已将她认为忘年之交了。快去，免打！”

大汉摸了摸方才挨过的半边脸，嗫嚅地跑了出去。

老“聪明”遂与伊美娜面对面的一坐，竟连地下草榻是脏的，还有股霉湿气也不顾了。

他愈老愈天真地道：“妞儿，你知道我怎么会跟着‘青衣’帮帮主来到这里？”

伊美娜一掠鬓角，故意地想了想，其实，他不说她也要问哩！

伊美娜虽然性格爽快，为人并不笨，她在老人家言谈话语中，已付知这位自命“聪明”，其实是“迷糊”万分的一代异人，

必然大有来头，是以她存下多巴结巴结心理，或许自己出困，甚而找坠儿姑姑他都能帮忙也说不定。

因而她撇着娇，绷着脸，嗔道：“谁有你那么聪明，叫人家往那里猜呢？”

老“聪明”益发得意地道：“老人家一生的最大‘优点’就是喜欢喝酒，是以青衣帮主特别挑选了几个较会作酒的人，伺候老人家……”

伊美娜忍不住插口道：“喝酒与来这儿风马牛不相干呀？”

老“聪明”一摸没有胡子的下巴道：“有关！有关！因为青衣帮主偷偷离开‘巴山’时，老人家正喝醉！”

伊美娜道：“显然她不希望你回来！”

“对了！”老“聪明”鼓掌笑道：“嘻嘻！那里知道她前脚出门，俺后脚就跟来了。”

伊美娜不解地道：“老爷子！您不是醉了吗？”

老聪明耸耸肩道：“假的！假的，俺因看出她有意要出远门，就防了这一手。”

伊美娜小心眼乱嘀咕：“原来他还会装蒜，瞧不出，瞧不出！但千万别把他当成十成十的傻瓜就行了！”

老聪明接着道：“于是俺与青衣帮主一朝面，她自然没得话说了，因而她选在这个山岭内，搭了几间茅椽，让老人家每天大鱼、大肉、还有好酒！”

伊美娜道：“大鱼、大肉不奇怪，好酒那里来的呢？”

老“聪明”道：“青衣帮主一见到我时，又命人趁夜赶返‘巴山’，那个会作好酒的人接过来了。”

伊美娜暗自付道：“原来青衣帮主不希望老‘聪明’参予‘干佛手’的事，所以用心良苦，千方百计的将他设法灌醉。”

思念及此，忙道：“老爷子，说来说去，您可知道人家又怎么来到这儿的？”

老“聪明”一拍秃头顶，叫道：“真他妈的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，何以忘记问了！”

伊美娜美眸一转，方待将“千佛手”引起的纷争经过说出，忽然门外有人娇笑道：“老爷子！好酒好菜来了！”

进来的是两名青衣少女，一个执壶，一个捧着菜饭，倒也很亲热的向伊美娜点了点头。

伊美娜心里明白，这只是“假惺惺”，目的怕我揭穿灌老“聪明”喝醉的诡计。

她脱口呼道：“老爷子！酒可千万不能喝！”

说话说慢了，老“聪明”早已半壶进了肚，其实！她就是舌如莲花，也无法制止住“老聪明”喝酒的！

老“聪明”巴搭巴搭嘴念道：“酒中药，药无尤，一杯能消千古愁……”“咕噜”又是一大口！

两名少女忙着替他布菜，同时凑趣的道：“老爷子，这个酒与往日不一样吧？”

“似乎好了些！”

“老爷子！说实在的，这都是帮主对您老的孝心，特别命人制的‘玫瑰’露，不见酒是红的吗？”

“咕噜！咕噜……”老“聪明”顾不得答话，生怕“玫瑰”露干掉似的，一仰脖子连连大三口。

伊美娜一面吃了点东西，一面焦急地道：“少喝一点，人家有要紧话说！”

“你说你的，我……喝……对……我喝我的！”语音不清，已有醉意。

伊美娜娇呼道：“别喝！别喝！老爷子已然醉了。”

老“聪明”胸膛一拍，醉言醉语地道：“俺喝酒最少十斤不过瘾，这……这一点算得什么？”说罢掂壶黥吞，更加喝大发了。

伊美娜怎知喝酒的人有个通病，如果不醉还好，一旦醉了，他是喝死也不承认有个够的！

眼看他口沫加着余酒流满了长衫！眼看他怀抱酒壶竟往地下倒下去！伊美娜已然忖知二女之来，是受命灌酒的，当前老“聪明”渐已不省人事，如不说出恐怕没有机会了。

人一急有点语无伦次，忙叫道：“千佛手……千佛手……”愈急愈说不出下文。

不料老“聪明”一跳老高，酒气呛人地道：“妞儿！你……你怎知千佛手？！……”

伊美娜又惊、又喜，敢情老人家还未醉死，忙道：“千佛手的得主……。”

“老迷糊”急着道：“得主俺知道是徐文麒用不着说了……只问你他在那里！”

伊美娜脱口道：“他中了毒快死了……”

老“迷糊”眼一直，一个跟斗摔倒地下，原来这一会才真的醉倒了。

伊美娜呆呆地望着不省人事的老“聪明”感叹地道：“到了紧要当口，他竟然醉死过去！”

她又天真地补充道：“想起来了！得主是徐小山，不是徐文麒！”她显然是希望醉死的人能听到这句话！

但她不知徐文麒就是小山的父亲……

就在她失神说话的一刹那，青衣帮的其中一名少女，已然

抽冷的在她“黑甜穴”上狠狠地打了一掌！因而她晕了过去，当她醒来时，手脚被缚，天已转黑，牢门外却传来急剧地脚步声！

她虽然忖知外面可能出了什么事。

可是当下她却不敢朝这一方面去推敲，因为治疗小山的约期眼看就过，小山十成十没救了，我伊美娜死得也太不值得！

因而她臆测到本身的问题关系太大了——

青衣帮主不会放过自己，姑且不论，就是教主爹爹又会宽恕了他那“叛教”的女儿吗？

她因而联想在“千佛山”夺宝一事，教主爹爹既忍令将亲生女儿任令敌人捉去不顾，他无疑就能作出杀亲女，扬教威的逆天之事。

是以伊美娜伤心至极，泪已哭干，假若不是手脚被缚，倒不如碰死了也罢！

忽然牢门“哗”的一声大开，走进两名壮汉，一语不说，抓起伊美娜就走！

伊美娜破口骂道：“死了也要约小山找你们报仇！”

于是，她被挟持到一山嘴处，本能地抬眼一望，“噫”！当面三丈之处，并排站着五个人，一位是教主爹爹伊鲁夫，一位是“火烟袋”哈木金，另两个男的似会见过，何以也被缚了双手？再后是一位年约三十年华的美丽女子，她双眉紧蹙，她像是心事重重的……

再看左右，除了那蒙面的青衣帮主之外，还有十数名劲装男女，其中有一位穿长衫留胡子的癯健老人，并不陌生。

伊美娜打量至此，忍不住向伊鲁夫道：“爹爹，来救女儿的？”

伊鲁夫睬也不睬，又然与青衣帮主搭上话——“贵帮主！咱们是长话短说，要不要交换人质？”

伊美娜芳心一喜，暗道：“爹爹总是爹爹，敢情捉的人是青衣帮的，他老人家全然为的是救我的嘛！”

青衣帮主阴恻恻地道：“尊驾可能误会了，那俩人乃林中堡的杜仲仁与金香玉，与敝帮风马牛不相关！”

伊鲁夫冷冷笑道：“何以他俩人说青衣帮与林中堡休戚相关，只要他俩人作人质，绝可换回小女的。”

青衣帮主微一沉吟，反问道：“贵教主何妨解开他俩‘哑穴’由本座亲口问问，以证虚实？”

伊鲁夫面有难色道：“恕难遵命！”

青衣帮主突然仰天狂笑道：“伊鲁夫！你这点小小伎俩，瞒得了旁人，可瞒不了本帮主！”

伊鲁夫暴怒道：“贱婢！真叫老夫血洗尔等青衣帮？”

青衣帮主阴鸷地道：“别说尊驾没有血洗本帮的本事，即使有，谅你也不敢。”

“贱婢有何所恃？”

“不耽心本座先杀掉你的女儿？”

“她已叛教之徒，杀不杀本教主绝不在乎。”

青衣帮主透过面纱眸光一凉道：“这话当在一天前讲！”

伊鲁夫傲然的道：“一天前与当下有何不同？”

青衣帮主冷冷地道：“一天前本座杀她，你或者不会如此耽心，可是一天后……”

“难道一天后却大大的不同？”

“你凭什么如此猜测？”

青衣帮主振振有声的道：“一天前尊驾为求得‘千佛手’，

竟置女儿不顾，至今又主动的找上门来，而偏又令尊驾擒到之人说话，如此做，岂非‘此地无银三百两’一样的愚不可及，很明显贵教主之来，并非为了救女儿，主要的还是‘千佛手’！”

伊鲁夫被说的脸红脑胀，他的激动表情，使青衣帮主的推断更加认为绝不会有讹，是以她补充道：“倘本座所料不差，‘千佛手’又可能与令媛有关！”

伊鲁夫气得两眼发直，想动手？全盘计划付之东流，不动手？那冷嘲热讽的语句实在难消。显然的，他的心病被人揭穿了，他有些儿恼羞成怒！

一旁“火烟袋”哈木金生怕教主脾气一发，会导致伊美娜走上丧命之路，他尽管飞鸽传报教主，但那是对“婆罗教”的忠心，而本意并非害伊美娜的！

于是他双手一拱道：“禀教主！还是把事情抖明了的好，难道未来演变，教主还怕小小的青衣帮不成？”

伊鲁夫沉吟片刻，无可奈何道：“也——好——”

当即命哈木金拍开了三人穴道，敢情那一中年美貌女子一样的被点了“哑穴”！

那女子“哑穴”一解泼口骂道：“伊鲁夫，姑奶奶与尔无冤仇，何以如此对待我？”

伊鲁夫究竟是一派之长，面有愧色地道：“因为你误伤本教主的两名手下！”

那女子道：“咱不过追查下小山下落，谁叫你教中弟子过于跋扈？况且事已讲明，你又答应了往事不咎。”

伊鲁夫指了指呆若木鸡的杜仲仁道：“不是他说你是小山的姨娘，本教主怎会食言！”

“徐小山的姨娘犯了什么错？”

伊鲁夫脸色一变道：“索性说明了，过去本座不知，及至全然明白，谁要得‘千佛手’就必需抓住徐小山！”

那女子微微一愕，忽然有人插口道：“姑姑！您是不是坠儿？”

那女子扫眼一望，见是伊美娜向她说话，愕了愕道：“姑娘何以得知！”

伊美娜凄然道：“这话说起来太长，咱就是找你才栽在青衣帮主手里的！”

坠儿想了想道：“根据传言说：姑娘莫非认识小山！”

“姑姑，我俩才分手嘛！”

“他……他在那里！”

“在一山穴内，已然离死不远了！”

坠儿花容惨变，一句话尚未到口，陡被伊鲁夫再次闭住穴道！

一旁青衣帮主先看了眼坠儿，又望了望伊鲁夫突然狂笑道：“哈哈！哈哈！贵教主未免太小家气了！”

伊鲁夫暗自一惊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心照不宣！心照不宣！”

伊鲁夫目透杀机，说道：“怎的个心照不宣？”

“真要本座说明吗？”

“少在本教主面前玩弄口舌！……”

“姓伊的！”青衣帮主纱罩一阵浮动，显见她内心里激动万分，她凝眸厉转语重声沉地续道：“令媛与坠儿已经无意中代尊驾说明了，这很明显！‘千佛手’尊驾未能预期得到，更显然杜、金二人在参予夺宝行列中，无意间开罪了你，是以尊驾才仗绝学，将他二人制服，嗣后他二人为了保全性命乃道出令媛